



北碚党史资料彙編

第 四 輯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北碚党史資料彙編

第 四 輯

中共重慶市北碚區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八五年五月

北碚党史资料汇编

第 四 辑

重庆市期刊登记证0089号

编辑 中共北碚区委党史工委

印 刷 重庆市印制第七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五年五月

责任编辑 唐 宦 存

目 录

北碚建党初期的几个情况·····	江浩然 (1)
杨中育谈中国西部科学院党支部的一些活动·····	(5)
回忆在北碚的革命斗争·····	李先照 (10)
抗战胜利前后北碚党的情况·····	李家庆 (14)
北碚特支组织简况·····	喻晓晴 (21)
我在嘉陵煤球厂和三峡织布厂时的活动·····	陈以承 (27)
抗战初期大明纺织厂党的组织情况	
和罢工斗争·····	李维奇 (32)
在三峡织布厂和文星场的革命斗争·····	张西洛 (37)
对天府煤矿地下斗争的回忆·····	周子成 (41)
荫蔽时期复旦大学党组织一些活动情况·····	李光治 (52)
抗战初期复旦大学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王嘉仁 (59)
我在土主保育院、乡建学院和	
被捕入狱的斗争·····	吕斐然 (65)
一九四〇年前后地下党在兼善中学的	
革命活动·····	李华青 (71)
北碚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党的活动情况·····	魏 林 (76)
我与《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	鲁 掖 (79)
建立《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的回忆·····	彭少彭 (84)
关于《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的	
工作情况·····	钟纪民 (86)

《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结束前后……………左明德（93）

璧山党组织在歇马的活动……………刘永贵（98）

宣传政策，指明前途，瓦解敌人，迎接解放

（一）记一次“策反”工作……………康廷方（103）

歇马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及“策反”工作……………程朝箴（105）

回忆草街子党支部在地下时期的斗争……………易元钊（110）

我在同兴乡等地的一些活动……………张再为（114）

解放战争时期天府子弟校的斗争……………天 泉（119）

春风送暖忆“天小”……………韩公陶（136）

回忆党领导我在天府小学开展的

一些斗争……………李永白（143）

（二）抢救狱中同志和派人做卢子英的工作……………刘 康（148）

傅伯雍谈在渣滓洞监狱里的斗争和

（三）刘石泉的英勇表现……………天 泉（152）

盛国玉谈在“中美合作所”女牢的斗争和

左绍英、胡芳玉的牺牲……………天 泉（165）

北碚建党初期的几个情况

江浩然

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北碚召开有关《北碚中心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协作会》时，原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江浩然（党内名白戈，当时化名白崇孝）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作了全面发言（已整理印发），同时，在其他同志发言时，也有一些重要插话。现在把插话的一些主要内容作了整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立北碚中心县委，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来碚参加了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沈钧、杨永直、罗浩和我。会上罗浩向特别区委汇报了工作。沈钧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杨永直是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我和罗浩都任过北碚特委书记，罗还兼北碚城镇区委书记。开会的地点在黄桷镇的炭坪子商店，这里后来是中心县委活动中心地点。当时的工作抓得很好，中心县委每周开一次会，党员每周都要过组织生活。

关于中心县委的名称和地址问题。中心县委成立的时候，就叫北碚中心县委，地址也在北碚，主要领导成员，包括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都在北碚。大致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到六月，沈钧去合川女中教书，这段时间又叫合川中心县委，除书记沈钧去合川外，其他领导成员都在北碚。一九三九年七月，沈钧离碚要去延安，李亚群来任书记，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也都在北碚，还是叫北碚中心县委。

罗浩（烈士）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到北碚，一九三九年九月离开北碚，当时是去南方局办的学习班学习。学习后就没有回北碚了。

黄桷镇炭坪子商店是如何办起来的？

炭坪子商店的主人叫唐必昌，是潼南县人，在北碚当小学教师。因积极进行抗日宣传，被嘉陵江三峡区署教育股长（托派）开除了，他从家里拿了一些钱来，大家也凑了一些钱，办了炭坪子商店，经营煤炭生意。唐必昌是老板。当时北碚区委、特区委、北碚中心县委许多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如举行党员宣誓，党员学习，开一些会议等。党组织发展了唐必昌入党，但以后发现他的寝室里有国民党党证，他与一个十五岁的女青年关系不正常，教育他又不听，就没有要他经营炭坪子商店了，叫他去二岩做煤炭生意。他在经营煤炭生意中，对工人很刻薄，剥削很重，还伸手向党要钱，扬言不给他钱，当党员就没有意思，当党员好象与“嗨袍哥”差不多，不给兄弟钱，兄弟不“嗨”了。经过研究，把他开除出党了，这是北碚中心县委第一次开除党员。开除了以后他就回潼南了，在潼南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被镇压了。

第二个被开除党籍的是王绍全。在一九三九年三峡区署支持的志愿兵运动中，参加了志愿兵，国民党把这次志愿兵说成是八路军性质，严加管教，王绍全就逃回来了。回来后，表现很不好，向组织要钱打金戒子，对组织要挟说，兄弟有困难，组织该帮助我解决困难。他把党当成哥老会一样的组织。我们没有借钱给他，王就说，不帮助兄弟就各烧各的香，各走各的路。鉴于他这种表现，又不听劝告，与李亚群研究，把他开除出党了。

关于特区委和城镇区委的工作。

北碚中心县委成立的时候，我是组织部长，唐建中是组织部的干事，兼城镇区委书记。北碚特别区委，罗浩和我都

任过书记，罗浩也任过特别区委的组织部长，兰毓钟任宣传部长。唐建中调潼南县后，兰毓钟任北碚城镇区委书记。我分管北碚城镇区委的工作，黄桷镇棉纺织生产合作社，原来是罗浩在管，他就住在合作社，后来上级把罗浩调走了。合作社的工作，钱祝华也管过。

一九四〇年一月，我要调离北碚，中心县委开了一次会，决定了几件事：

一、决定撤销北碚特区，因罗浩走了，兰毓钟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走就没有人了。同时，北碚特区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北碚特区管的支部，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

二、邻水成立县委，决定派人去。

三、冉益智调北碚中心县委工作的问题。冉益智原在合川县委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唐建中调铜梁，冉就调到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任干事，我走后，他任组织部长。

艾英在工作中碰到困难。艾英任铜梁县委书记，县委有两个党员不听艾英的话，与艾英斗，工作碰到困难，艾英来汇报，派了唐建中去铜梁，那两个党员就清理了。当时北碚中心县委很重视艾英的工作，他表现很好。铜梁原来濮正应是书记，以后调去川西工作了。

宋林来北碚检查工作。宋林是川东特委的组织部长，分管北碚中心县委，常来北碚指导工作。一九三九年五月，宋林又来了一次，住了好几个地方。这次他带了莫止一道来，整顿天府煤矿党的组织。把李浩、马中键和钱澄宇三人找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开会，有一次研究妇女工作，可能莫止也参加了。

关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党员。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党组织

很活跃很重要的地方。卢作孚搞实业救国，在西部科学院搞了很多标本。还办了西山坪农场，唐建中的弟弟在那里工作，那里有个党员叫邓文均，范藻如也是党员，范以后自行脱党了。

西部科学院是个很重要的地方，翁文灏来了，李四光也来了，吴国桢也来了，来过许多科学家和专家。张博和这个人很有科学救国之志，主持兼善中学。

西部科学院有不少党员，席纪仁、唐建中、李亚军、康梓桥（是老党员）、李先照、曾吉祥、刘坤山等。李乐元是西部科学院负责人，他很喜欢唐建中。李和我们关系很好，我们做他的工作，他也支持我们。在科学院安排了许多人的工作。李表现很不错。

我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到北碚，就住在西部科学院。以后住在黄桷镇炭坪子商店，两个月后，向川东特委汇报了工作，又住在西部科学院。席纪仁、李亚军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调去青神县，归灌县管。席纪仁没有参加北碚特区党委，也没有参加北碚中心县委，他以后在青神县叛变了。廖志高给我讲过，在延安给我讲的。席纪仁叛变后，但没有牵涉到北碚党组织。

北碚区委领导成员和发展党员严格手续的问题。一九三八年六月，漆鲁鱼第二次到北碚，恢复了席纪仁的党籍，成立了北碚区委，沈钧是书记，宣传是罗中典，组织席纪仁。有的人认为参加了救国会就是参加了党，这是不对的。我到北碚时，宋林给我讲发展党员要严格组织手续，未按组织手续办的，要补办组织手续，不能马虎，不够条件的先参加救国会。当时发展党员很多，有的不讲党员标准，以后，清理中刷掉了一些。

（江浩然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冶金工会主席，现离休）

史办整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杨中育谈在中国西部科学院 党支部的一些活动

杨中育在一九四〇年三月至四一年九月，曾任北碚中心县委直属中心支部书记（原北碚城镇区委），兼中国西部科学院支部书记。在北碚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们曾访问过他，一九八三年十月，又应邀出席了“北碚中心县委史料座谈会”，提供了这个时期的不少史料。

一

一九四〇年初，杨中育在重庆海员工作委员会任宣传委员，同时在川江水手工会、川江轮机工会担任文书工作。同年三月，川东特委通知杨到北碚中心县委工作。到北碚后，接头的是北碚中心县委负责联络的曾良能，他带杨到鸡公山农民家里住了六、七天，获悉已引起敌人注意，中心县委要杨回重庆避一避。半个月以后，又通知他回北碚，安排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所当练习生。

杨中育说，在他去西部科学院以前，就有党员在那里工作。中国西部科学院支部组建很早，工作很活跃，是北碚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这个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统战工作都做得很好。在我兼任书记以前这个支部的书记是唐建中。

一九三八年六月，北碚区委成立，担任区委组织委员的席纪仁（四二年叛变）在西部科学院总务处工作，发展了唐建中、李亚军入党。同时，恢复了康梓桥的组织关系，又相继发展了唐吉祥、刘坤山入党。这时，北碚中心县委就组建

了中国西部科学院支部，唐建中任书记。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泸县入党的李先照到北碚兼善中学教书，党的关系属唐建中领导，李先照又联系着兼善中学的几个学生党员。

科学院支部的党员，不但在抗日救亡中工作积极，党的组织工作认真，而且，对科学院工作兢兢业业、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月只供给五元钱生活费，但他们对工作从未懈怠，得到科学院许多人士的支持和同情。院长张博和思想比较开明，理化所主任李乐元管理一些行政工作，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都不干涉。李乐元非常喜欢这些年轻的助手，特别喜欢唐建中，信任他们，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助理研究员杨××是个特务，经常盯梢唐建中，李乐元暗中保护。一九三八年九月，江浩然从泸州调到北碚，任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职工部长，先在西部科学院刘××家住，因无社会职业，又搬到黄桷镇炭坪子（煤炭商店，党办的一个炭号）住了两个月。同年十二月，江浩然从南方局党员干训班学习回北碚，李乐元欣然同意把江浩然安插在理化研究所作练习生。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兰毓钟任北碚城镇区委书记时，社会职业也在西部科学院。当时薛保鼎从前线回来，徐仁从铜梁来，也是荫蔽在西部科学院从事党的工作。后来，还有不少同志，李乐元也同意安排在西部科学院。

江浩然到西部科学院后，大明纺织厂支部的曹英、李浩也经常到科学院向江请示工作。江浩然在西部科学院指导了天府煤矿、大明纺织厂、宝源煤矿等厂矿的工人运动。科学院支部利用那里的油印设备为中心县委翻印过许多党员学习材料。

一九三九年底，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通知江浩然，说西

部科学院转出去的党员中，有人出了问题，要唐建中、江浩然马上撤离北碚。唐建中随即撤到铜梁，以后任铜梁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一月，江浩然撤到重庆，不久调去延安。

二

一九四〇年四月，北碚中心县委安排杨中育任北碚中心县委直属中心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熊伯涛、宣传委员王荫硕（嘉陵江日报记者），下半年，王荫硕调走，由曾良能接替。

中心支部领导了两个支部：一个是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支部，书记马中键，党员有邱天月、左绍英等十一人，生产合作社是党办的企业，工人近五十人；一个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支部，科学院建于一九三〇年，先设在北碚公园火焰山，后搬到文星湾科学大楼，设生物、理化、农林、地质四个研究所，开垦了西山坪农场，是西南地区初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有三十来人。抗战初期，中央历史博物馆、中央地质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许多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翁文灏、曲仲湘等在这里进行过科学研究工作。中心支部同时还单独联系了一些党员。如东阳小学教师李淳、西山坪农场和文星乡的一些党员。

三

杨中育接任中心支部书记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党组织由大发展转为巩固，停止了公开的群众运动。杨中育回忆说：“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着重抓了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和党的纪律的教育，帮助大家从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转到做扎实细致的工作上来。支部要求科学院的党员继续做好李乐元和一些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才有立足之地”。

一九四〇年“五一”节，中心县委为了反击反民主逆流，组织了一次大的纪念活动，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以《嘉陵江日报》编辑的合法身份在千人大会上讲话，宣传抗日救国。

八月，国民党掀起了反共浪潮，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在北碚的特务不断制造事端。中心县委传达了川东特委和南方局关于党的工作处于荫蔽时期的具体方针、政策。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到北碚召集会议，研究了干部撤退问题，杨中育和艾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在魏家湾开的。

中心支部迅速贯彻荫蔽方针，帮助党员解决社会职业。在李乐元支持下，西部科学院开设了合作商店，卖一些日用品，有时还杀猪卖，因为形势紧张，后来撤销了。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实行单线联系，中心支部的工作，由杨中育直接向中心县委书记汇报。杨中育担任中心支部书记期间，先后经历三届中心县委。一九四〇年是李亚群，十一月李亚群撤离北碚；艾英（化名杨书田）继任中心县委书记；一九四一年六月，杨中育接重庆打来的电话，要艾英撤离，接艾英任中心县委书记的是蒋可然。蒋原来是梁大（梁平、大竹）中心县委书记。

艾英在海员工委任组织委员时，和杨中育在一起工作，关系很好。艾英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后，得悉杨中育和李淳恋爱，他弄清了情况，认为很合适，便催促杨和李早点结婚安家，好掩护中心县委建立机关。一九四一年初，杨中育和李淳结婚了，先在北碚岗上找了一间房子，住了几天，觉得那里不妥当，李淳把要租房子的事，告诉了同在东阳小学教书的一个姓缪的老师，由缪出面，在东阳镇乡下缪家院子租到了三间房子。把艾英接到缪家院子后，这里就成了艾英和蒋可然所组成的两届中心县委的机关。杨中育夫妇把岗上的房子和

一些家庭用具，让给了负责天府煤矿党的工作的周子成。后来，周子成把这些家俱挑到白庙子，到工人中间安了家，开辟和长期从事工运工作。

四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形势急转直下，斗争更尖锐复杂。

六月，中心县委决定撤销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支部，党员全部撤走。七月，马中键、熊伯涛去铜梁，左绍英、邱天月去重庆。生产合作社全体党员安全撤离。

八月，立信会计学校的特务经常到西部科学院活动，中心县委决定撤销科学院支部，要求在科学院的五个党员全部撤离。曾吉祥、康梓桥在北碚结了婚，拖起两、三个孩子，经济很困难，他们要求不走，杨中育把他们的情況向中心县委作了汇报，中心县委同意他们留下。九月初，杨中育交出了中心支部领导的组织关系，和李淳撤到铜梁。不久，科学院没有撤走的曾吉祥被逮捕了，党组织通过李乐元等关系才把他保释出狱。

杨中育撤到铜梁后，在养正中学教数学，党内的工作是接替唐建中职务任铜梁县委书记。唐建中和爱人黄素颖（党员）调去广安工作。一九四一、二年，北碚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两次到铜梁找杨中育了解情况、布置任务（铜梁属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广安县委书记刘喻明调去重庆，蒋可然决定把杨中育调去广安任县委书记，社会职业在戴关中学读高中。此时，恰逢在铜梁养正中学教书的宗伯敬应聘到戴关中学任教。如果两人见面，杨中育的身份就会暴露。杨为此写信给中心县委说明了情况，未去广安，回到重庆。

（杨中育同志綦江师范学校校长、现离休）

永行、王学文整理 一九八四年二月

回忆在北碚的革命斗争

李先照

我是川西青神县黑龙乡人，现在八十岁出头了。我一生在北碚度过的时间是相当长的，除我的家乡，就算北碚了，前后有八年，不但时间长，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工作，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一九二四年，党中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以后吴玉章回到四川，在重庆成立了莲花池省党部，这是进步的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四川国民党省党部。四川许多县也建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一九二七年三月，帅昌时和曾津修发起组织国民党青神县党部，各乡成立区分部。成立前，大搞宣传活动，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这些活动我是积极参加了的。我当时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血气方刚，想出川革命，便离开青神到重庆。当时重庆正是发生“三·三一”惨案以后，重庆去武汉的交通断了，不能出川了，重庆形势很紧张，只好又回成都和青神县，自学了一段时间，在家乡教书，与地方保守势力进行了一些斗争。当时青神地下党正在办农民协会，办农民夜校，发动群众，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一九二九年我的族弟，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国民党军队里，我又到了武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里工作。不久蒋、冯、阎打内战，感到去为军阀打内战不好，一九三〇年夏到上海，考取了黄炎培组织的中华职工教育社和教育部办的乡村改进讲习所学习，负责人是黄济生老先生，他是王若飞的舅父，当时已经五十来岁，热心教育事业，积极

为群众办事，很使我感动，黄是贵州人，一九四六年和叶挺将军一起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牺牲。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乡村讲习所毕业后，黄炎培介绍我到北碚峡防局，先在《嘉陵江日报》工作，一九三二年到实用小学教书，该校改为兼善学校的小学部后，我任主任，后又改为北碚小学，我任校长。暑期教师集训，我怕又搞什么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没有参加。一九三六年去西山坪农场当总务主任。当时干旱严重，逃荒的农民很多，我利用总务主任的职权，把一些苦难的农民找来做工，给一些钱进行救济。此事与中国西部科学院总务处的人意见不一致（西山坪农场系由西部科学院开垦和领导），就离碚去泸县。

一九三七年暑期去到泸县，在爱智小学教书。当时曾仲牧也在那里。曾仲牧于一九三三、三四年曾在北碚兼善小学教书，当时我就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可能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他于一九三五年回到泸县（他是泸县人），不知什么时候恢复了党的关系。我到爱智小学，正是“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经曾仲牧和何作舟介绍，一九三七年十月加入了共产党。由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被敌人发觉并受到监视。一九三八年九月，又来到北碚。

我第二次来到北碚，除有半年在兼善中学教书外，主要是搞党的工作。唐建中是我的领导人，我与席纪仁、李亚军、张亚炯一起搞工作，原来我离北碚去泸县时，他们不是党员，从泸县回北碚，他们已经都是党员了，什么时间入党，由谁介绍不清楚。席纪仁是涪陵人，早年参加过党，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总务处工作。李亚军是合川人，西部科学院的会计。张亚炯，先在兼善中学读书，毕业后，没有考上学校，也没有工作。她是浙江一个教授的女儿，与李亚军结

婚。当时江浩然是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北碚特区委书记，社会职业是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化验员。唐建中在兼善中学毕业后，任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练习生。

我在北碚地下党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唐建中要我负责联系兼善中学的几个学生党员，发展了魏再前（北碚人）、唐有武（以后在民生公司工作）、刘汉林（江津白沙人）、卿天聘（现在名卿策文，温江地区财政局工作）四人入党。另外和李亚军共同介绍熊伯涛入党。还在北碚小学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党派我去西山坪农场发展党员，了解到邓文俊、范藻如、张忠牧表现不错，向唐建中汇报后，也发展入党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碚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搞了一次征召义勇军运动，有一百多人自愿投军抗日，我参加了这次应征工作，并与一百多义勇军一起去重庆找刘湘。刘湘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要参加抗日很好，但是目前用不着你们，我们的人员够多了。他不同意要这一百多人参军，只好又回北碚。一九三九年又搞了一次志愿军运动，自愿参军抗日，从军的有数百人。后来这些人到了涪陵、万县，看到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们又逃回来了。国民党对真正抗日的人是不欢迎的。我还做工作送了一些人去延安和抗日根据地。

在北碚的时期，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利用教书机会，向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理论思想。我当教师讲的话，学生容易接受。还利用业余时间，带着一些进步学生秘密学习党的文件，收到很好的效果。